

通鑑總類

十八

憲宗度李絳必諫且罷獵

五年憲宗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憲宗謂李絳真忠臣

翰林學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憲宗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憲宗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

武儒衡言皇甫鎛

十四年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詔度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掎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憲宗憲宗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

柳公權以筆諫

十五年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穆宗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穆宗訝諫官入閣論事

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

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穆宗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穆宗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韋處厚諫敬宗遊宴

長慶四年翰林學士韋處厚諫敬宗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敬宗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獨孤朗等論王播姦邪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諫議大夫獨孤朗三〇七十一通鑑總類卷九諫諍門三十九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論其奸邪敬宗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

張權輿諫敬宗幸驪山

寶曆元年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魏謩以盡言不忝厥祖

開成元年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
暮上疏以為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
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
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
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
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擢暮為補闕曰朕選市女
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髡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
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
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
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
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
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以公權
為諫議大夫

柳公權諫納郭收二女

三年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
間頗以為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
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
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
權曰外聞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徧首良久

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高少逸等諫武宗校獵

會昌二年武宗幸涇陽校獵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武宗改容謝之

宣宗謂諫官要在舉職

大中八年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宣宗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宣宗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宣宗樂聞規諫

十一年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宣宗為之止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懿宗不從諫言改勅命

咸通四年敕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方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

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侯昌業以上疏極諫被誅

廣明元年前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僖宗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張道古上疏得貶

乾寧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四十二注 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昭宗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後唐趙遠諫秦王從榮

長興四年初秦王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閩葉翹因諫女寵被黜責

清泰二年閩主昶以末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

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踈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後晉薛融諫修洛陽宮

天福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又、川方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高祖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閩黃諷不肯以直諫被杖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陳光遠以死諫閩主

八年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遠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

友止之不從上書陳二十事議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南唐蕭儼以諫諍得罪

開運元年唐主浚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救齊王景遂參決熙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

又五十一

通鑑總類卷九

諫諍門四十四

後周世宗詔羣臣極言得失

顯德二年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蜀主貶章九齡毀斥大臣

五年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爲誰指李昊上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

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

李起不能慎默

六年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婞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諂諛門

衛子思言君闇臣諂

周安王二十五年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漢轅固戒公孫弘以曲學阿世

元光五年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孔光等稱王莽功德比周公

元始二年越雋郡上黃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

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和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東晉栢景諂事主導

咸康元年丹陽尹桓景爲人諂巧王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

太元十四年瑯邪王道子勢傾內外遠近犇湊王子武帝漸不平○二十九 道盈忽類卷九 詔書用四二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公坐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孝武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王國寶等共爲邪諂

二十一年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灑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孝武帝而疎道子孝武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及孝武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

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母正色直言道子深
憚之恭罷朝歎曰棖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
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
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
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
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
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
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
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

南燕鞠仲媚備德為少康光武之儔

隆安五年南燕上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

可五十

通鑑總類卷九

諂諛門四十八

中

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
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
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
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
範絹五十匹

宋顏師伯以諂佞被親任

大明四年是歲孝武帝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師伯
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孝武帝嘗與之
樗蒲孝武帝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孝武帝失色師伯
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劉德願哭貴妃以獲賞

七年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孝武帝旣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孝武帝甚悅故用爲豫州刺史以賞之

齊江柘勸宣城王出誌以示人

建武元年宣城王鸞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江柘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北齊和士開以姦諂有寵

陳天嘉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世祖

通鑑總類卷九

諂諛門四一九

圭

齊世祖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嘗謂世祖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世祖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世祖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

朝士不恥爲和士開假子

太建二年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朝士不

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
人士參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佗藥無効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
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愈

隋虞世基抑損表狀

大業十二年内史侍郎虞世基以煬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
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
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煬帝良以爲然或
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煬帝皆弗
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煬帝歎曰我
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
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煬帝曰卿
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封德彝諂順帝意

義寧元年李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
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
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
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
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欵嗚咽煬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煬帝乃勃然怒
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
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

合意特爲煬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灑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唐高祖責封德彝諂巧不忠

武德二年高祖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高祖高祖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太宗不肯陽怒試佞臣

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太宗疑宇文士及爲佞人

十六年殿中監宇文士及卒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楊再思專以諂媚取容

長安三年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筵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景雲元年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宋璟止立碑以革諂諛之風

開元六年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明皇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李齊運以柔佞得幸

貞元十二年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爲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德宗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卧家德宗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吐突承璀奏立聖德碑

元和四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先講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憲宗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

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
益聖德憲宗覽奏承瓘適在旁憲宗命曳倒碑樓承瓘言碑
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異得延引乘閒再論憲宗厲聲曰
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蘇循望府廨即拜

後梁龍德元年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
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
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
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
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南唐主不從諂邪之人以事更改

後晉天福三年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
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留守
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
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孫晟自謂諂詐不如馮延巳

八年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
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已上者延巳稍以計逐
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
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
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
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

馮延巳等極傾諂之態

後漢天福十二年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宐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馮延巳與其黨更相唱和

顯德五年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

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

品藻門

吳陸喜謂薛瑩在四五之間

晉太康三年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依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東晉相彞謂褚裒有皮裏春秋

咸和九年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楊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唐王珪品藻房元齡等

貞觀四年諸宰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房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太宗面舉羣臣得失

十八年太宗謂司徒長孫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太宗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永淳元年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勳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宜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

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
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弼王方翼劉敬同
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論時政門

東漢荀悅作申鑒五篇

建安十年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灋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灋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精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灋立矣是謂統灋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仲長統著昌言論

十一年仲長統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出當天命

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披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

四九六

通鑑總類卷九

論時政門五九

雖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晉熊遠上疏言三失

建武元年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瀆妄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

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

應詹上疏言崇獎儒官

太興二年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宋周朗上疏言備胡奢侈之弊

元嘉三十年七月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四十一

道鑑總類卷九

論時門本

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犢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橫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齊劉善明等各言得失

建元元年太祖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爲

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
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
停 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
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
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為臺
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
糾坐之科宜悉停臺使 自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
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
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
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太祖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
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李彪上封事

永明六年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
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嗣
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皇帝嘗謂羣臣曰朕
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
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
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
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
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
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
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

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六魏主皆從之

魏韓顯宗上書陳事

齊建武元年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臣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闔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

耳聽瀉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具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

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帝覽奏甚善之

梁賀琛啓陳四事

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搃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比日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

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惟宸便欲詭競求進
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
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
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
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
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興造
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
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
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
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武帝大怒召王書於前
口授敕書以責琛

周樂遜上言四事

永定二年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
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效專
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
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
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
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
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
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
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
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

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唐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儀鳳三年高宗以吐蕃為憂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高宗善其言

天后問陳子昂為政之要

永昌元年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劉知幾表陳四事

天冊萬歲元年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
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
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
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
賕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
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
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
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
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
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
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
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
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
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
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
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
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
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宋務光上疏言水災

神龍元年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
宋務光上疏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
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

坊門爲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疏奏不省

楊相如上疏言時政

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明皇覽而善之

晉州男子獻三十字

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

××××

通鑑總類卷九

論政時門 六一七

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弃於野京兆以聞代宗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陸贄上奏帝不能用

建中四年初德宗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

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祗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

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李翱言六者政之根本

元和十四年史館脩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楊虞卿上疏諫穆宗

十五年穆宗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後唐史在德上書歷詆文武之士

清泰元年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潞王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殷潘承祐上書陳十事

後晉天福八年殷吏部尚書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知典故門

晉元帝取決刀協賀循

建武元年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刀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齊王儉諳憶故事

永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

欲知古問高君

三六

通鑑總類卷九

知典故門十一

唐開元四年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則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

通鑑總類卷九

